

徐祖正骆驼书屋所藏“闺阁丛珍”

董馥荣

一、骆驼书屋的主人及其藏书概况

有关藏书家徐祖正的资料,仅《文献家通考》中有这样的叙述:“徐祖正,江苏昆山人,字号、生卒年及仕履未详。家富藏书,尤多妇人著述。有《昆山徐氏藏妇女著作目录》一册,端楷清抄,灰竖格稿纸,仅十一页,每半页十行,著录约二百余种。是目皆历代妇女诗文别集、总集,明清以来人为多……徐氏藏书及书目颇具特点,不可小视。惜不详其年代、事迹及书传递源流。”^①笔者兹据所见资料,予以补述。

徐祖正(1894-1978),字耀辰,号实中,昆山巴城人。现代文学家,曾活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文化界。宣统元年徐祖正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三年后回乡,支持西北乡农民组织“结福土地”,掀起了7月11日数千灾民到巴城镇抢粮风潮。事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离家赴武汉从军,参加了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年冬天东渡日本,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外文系,进修欧美西方文学。老师有厨川白村等名教授;同学有郁达夫、张凤举等人。1922年毕业回国,在北京高师和女子师范任讲师。在1924-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遭到了解职。抗战期间,徐祖正受学校同人托付,保护学校遗留财产,留任北师大校长和英语教授。抗战胜利后执教于张家口外语学院。解放后,徐祖正回到北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西方文学系主任等职,1978年5月因病逝世,终年83岁。

徐祖正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已经很少被提及,但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有影响的文化社团的成员甚至是创始人之一。早在日本期间,他就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文化社团“创造社”,回国后与鲁迅、周作人交

^①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第1614页。据笔者的统计,《昆山徐氏藏妇女著作》著录作品有384种。

往密切,成为语丝社的成员。在《语丝》上,他发表了小说《兰生弟日记》,翻译了日本岛藤春的小说《新生》和《春》。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祖正在4月19日第75期《语丝》上发表了题名《哀悼与忆念》的文章,表达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1924年徐祖正曾与周作人、张凤举筹办“纯文艺的杂志”,取名为《骆驼》,但因故只在1926年6月出版了一期,然而他们及圈里的朋友仍戏称为“骆群同人”。“骆驼书屋”的由来,想必与此有关。

徐祖正一生爱好藏书,藏书有六千余册,既有日、英、法等外文著作,也有中文文献。他曾经说“我们的先祖昆山徐氏,过去有徐乾学的‘传是楼’,是国内有名的藏书楼。我也有这种藏书的兴趣,经常淘书,积少成多。但是,我的藏书不像徐乾学那样传之子孙。”^①言外之意是要供世人使用。他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他的藏书分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

徐祖正捐赠北京图书馆的线装书有661种627部,约计1400余册,多为清中期以后的刊本,也不乏清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刻本,更有二十四种抄、稿本,其中有周作人的稿本《儿童杂事诗》、《往昔三十首》,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十八章的誊清稿本,胡文楷抄本《昆山胡氏怀琴堂藏闺秀书目》、《碧桃馆词》、《双修阁诗存》等18种女性诗文别集。这些书从分类上看,主要是集部著作,约有四百多部;其次是史部传记类的著作,有三十余部;其他还有少量的佛教类典籍和子部著作等,这部分文献的内容绝大多数与女性有关。徐氏藏书最显著的特点,无疑是其对妇女著作及与女性相关著作的收藏。

二、骆驼书屋所藏“闺阁丛珍”

国家图书馆所藏骆驼书屋的六百多部书中,有三百多部是妇女著作。《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引用了昆山徐氏藏书31种。徐氏藏闺阁著作中刊刻年代比较早的有明隆庆元年(1567)刊本《彤管遗编》,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名媛汇诗》,明刻本《名媛诗归》,清康熙间刻本《贞奭阁集》、《奭制续泐》,清雍正间刻本《奭泐续补》等十余部。其他多为清代中后期的刊本。当然还包括前文提到的出自胡文楷之手的18种抄本。其中,黄珍珠的《红榴阁遗稿》、孙万春编《闺阁杂咏》、罗希仲撰《泽美词》、王德凤撰《妆台吟》等未收入胡氏之《历代妇女著作考》。另有清乾隆间刻本曹柔和撰《玉映楼吟稿》、乾隆间刻本朱逵撰《慈云阁诗存》、清末刊本姚氏撰《含章阁偶然草》、光绪间刻本朱玉仙撰《画楼诗稿》等多部书,则是《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标注“未见”的。

徐氏所藏闺阁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太多,多数书籍的版本也不是特别久远,但从保存中国古代妇女作品方面是有意义的。这与中国古代妇女著作的产生和流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专门的著述,社

^①李忠霖:《徐祖正教授逸闻数则》,《昆山文史》1990年第9辑,第12页。

会上普遍把道德和品行做为评价女子的永恒标准,才学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即便读书,也是为了学习礼教,以便更好地履行女性相夫教子的职责,而不是用以培养女子自身的才能。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家庭比较重视女性的文化教育,也主要体现在文学修养的培养方面,因此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中总结古代女性作家的构成和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出身于名门,有父兄的帮助;嫁为才士之妻,得到夫家的支持;身为令子之母,受到儿孙后辈的推崇^①。这种对女性作品的认可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情上的关爱,同时不可否认还带有某种夸耀的成份,刊刻的目的也多为馈赠和纪念,具有范围小、数量少和私密性的特点。在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况下,其作品的流传也是有限的,能够历经数百年而留存于世的也非常之少,诚如胡文楷先生在《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序言中所说“古代名媛之集,镌印不多,红香小册,绿窗零帙,流传极少,蒐求非易。”《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了四千馀家的著作,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别集部分有三分之二标有“未见”字样,这些著作是否还留存于世就值得我们关注。从这种意义上看,骆驼书屋所藏闺阁作品就有了不同一般的价值。

在骆驼书屋的藏书中,不仅有闺阁作品,还有为数不少的妇女传记资料,如《海城陈氏三代懿行录》、《贤母录》、《王烈妇题词集》、《特旌孝烈毗陵丁女静兰贞孝录》、《杭女表徵录》、《周母王运新先生传》、《祖国女界文豪谱》等三十多部。除此以外,还有《闺范》、《曾氏女训》、《教女遗规摘抄》、《金科辑要闺范篇》、《女学》等有关古代女子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春秋女谱》、《曹江孝女庙志》、《京师女伶百咏》、《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等涉及女性的作品。看来,他不仅仅关注女性作品本身,还关注女性身世经历以及传统教育等关乎妇女命运的材料。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藏书家,他们的收藏兴趣爱好不同,藏书也各有特色。如黄丕烈笃嗜宋刻本,以收藏善本佳刻见长;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陈垣藏书侧重在历史学和宗教典籍;郑振铎藏书则在文学方面有所偏重。这些藏书家或注重版本,或注重某一类文献,或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相关。徐祖正先生并不研究妇女问题却如此专注于妇女著作及其他资料的收藏,则实属少见。虽然在某些藏书家的藏书里也有一些女性的著作,但是他们收藏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出发点还是作品和书籍本身,而徐祖正藏书中却体现出一种对于女性这一著作群体的关注,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藏书家的地方。

徐氏藏书印有“徐祖正”、“昆山徐氏之书”、“昆山徐氏”、“闺阁丛珍”、“骆驼书屋所藏”、“骆驼书屋”、“徐祖正印”、“骆驼书屋所藏闺阁丛珍”、“祖正”、“祖正之印”、“耀辰”等十馀枚,其中“昆山徐氏”和“闺阁丛珍”是

^①转引自农艳:“二十世纪明清女性剧作家研究述评”,http://art.whu.edu.cn/yz/news_cciUploadFiles/20051027141851765.doc

连用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著作都钤有“骆驼书屋所藏闺阁丛珍”或“昆山徐氏”、“闺阁丛珍”的印章,它们只用在徐氏认为具有珍赏价值的几十种书上,如《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黛吟草》、《凝翠楼诗集》等等,而这种价值的选择有版本意义上的,有的则是出于对作者的欣赏。

有关徐氏藏书的来源,没有更详细的记录。从为数不多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来自个人的购买,同时也得益于朋友的赠送。他在《澹仙诗钞》的题记中特别提到了周作人给予他的支持,他说“启明知余所好,常将其旧藏中关于闺秀诗文集割爱见惠,或有新得亦时有捐赠。”我们见到的明确由周作人送给他的闺阁著作有5种,其中《红窗百咏》、《妆楼摘艳》、《历代名媛杂咏》都钤有周氏的藏书章,从《澹仙诗钞》题记中的文字看,应该不止这5种。笔者还发现有不少书籍重订后的书签是由周作人题写的,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徐祖正收藏闺秀作品的支持。而徐祖正与胡文楷之间则是一种相互支持的情形。他们不仅有同乡之谊,在藏书方面更有相同的爱好,因此相互关照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徐祖正藏书中,我们不仅见到了胡文楷抄本《昆山胡氏怀琴堂藏闺秀书目》,还有胡氏抄本《味梅吟草》、《金陵游草》和《吟梅仙馆绝句抄》三种诗文集。胡文楷在其所编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自序中也提到了徐祖正的帮助^①。

徐祖正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收藏爱好和个人的研究之间似乎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我们没有发现徐祖正在妇女问题方面的论述和著作,好象他的收藏纯粹是一种爱好而已。是什么原因促成他对女性著作的收藏发生兴趣呢?这也许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徐祖正学成归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不久,妇女问题曾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先后出现了一批妇女研究方面的著作,如郑振铎的《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等等。徐祖正也许是受到了社会风气的感染,而关注女性问题的。毕竟关于女性的记载,除了见诸于史传方面外,文学作品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同时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材料。

徐祖正收藏闺秀作品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受到朋友的影响。他因张凤举的介绍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兄弟结识,并由此成为八道湾的常客,在一段时间里,徐耀辰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鲁迅、周作人记载宴集活动的日记里。周氏兄弟失和后,徐祖正与周作人仍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提到徐祖正时,指出“在20年代前半期,他曾是创造社的积极支持者,在艺术上倾向于浪漫主义。但20年代后期以来,他又成了周作人的积极追随者,并紧步其后尘,在时代风雨中采取苟全自我、唯美是从的态度。从此,徐祖正就成为唯美—颓废主义的热心鼓吹者,接连

^①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长乐郑振铎、吴县潘景郑、常熟瞿凤起、吴县吴慰祖、昆山徐祖正、南海谭观成诸先生,各出珍秘惠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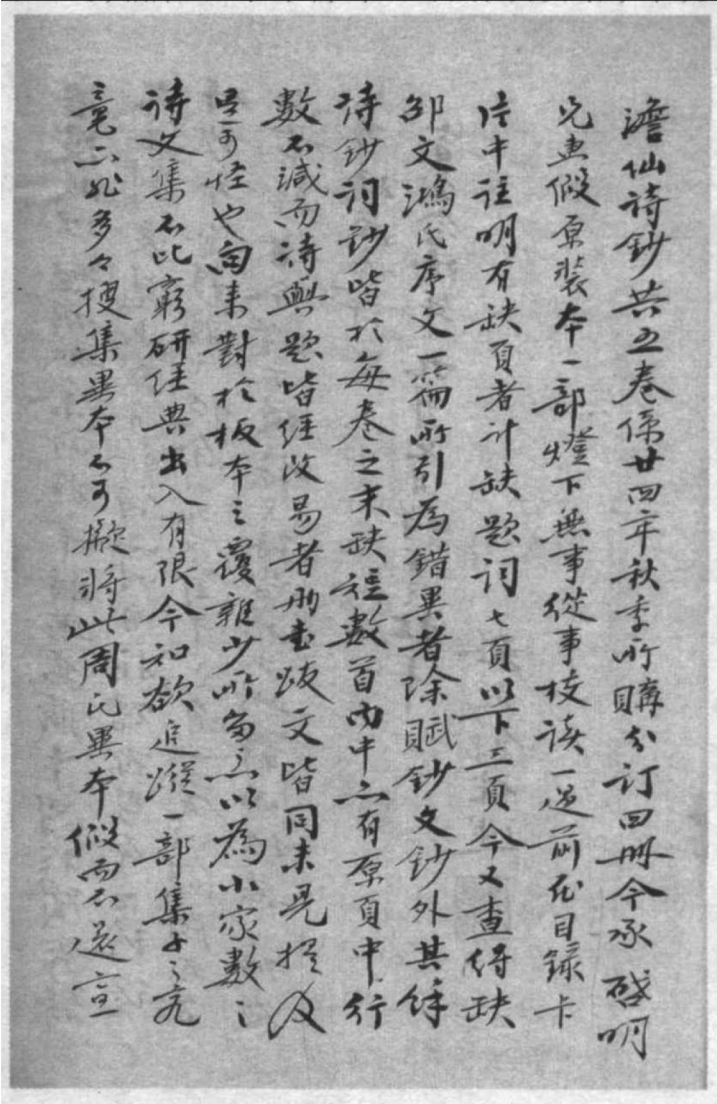
写了不少文章,极力鼓吹艺术的纯粹性、独立性和个性,以对抗日渐兴盛的政治激进主义和左翼文学。”^①他的这种审美取向,是否影响到了他的藏书爱好,也值得我们探讨。

三、徐祖正部分藏书题记

徐祖正的藏书中有一些题记和批注,数量不多,均用端正的小楷书写,由此可以想见他在灯下认真阅读的情景。而透过他的这些题记,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藏书经历,还能发现他对该书作者及内容的理解。现介绍其中几则:

1. 澹仙诗钞,清熊琏撰,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钤“骆驼书屋所藏”朱印。(图一)

澹仙诗钞共五卷,系廿四年秋季所购,分订四册。今承启明^①兄惠假原装本一部,灯下无事,从事校读一过,前在目录卡片中注明有缺页者,计缺题词七页以下三页,今又查得缺邵文鸿氏序文一篇,所引为错异者,除赋钞、文钞外,其余诗钞、词钞皆于每卷之末缺短数首,内中亦有原页中行数不减而诗与题皆经改易者,册壹跋文皆同,未见提及,是可怪也。向来对于板本之覆杂少所当意,以为小家数之诗文集不比穷研经典,出入有限,今知欲追踪一部集子之究竟,亦非多多搜集异本不可。拟将此周氏异本假而不还,宣告没收,但启明知余所好,常将其旧藏中关于闺秀诗文集割爱见惠,或有新得亦时有捐赠,原装本之《澹仙诗钞》本有移赠之说,余以为简中已有,一度以假阅为名而带归者,今灯下校读之余,觉非出此穷凶极恶之态



图一

^①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第114页。

度不可，殊为愧汗也。

时在念陆年九月七日灯下之北平

骆驼徐生述

2.绣像玉连环八卷，清朱素仙撰；清樵云山人订；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钤“徐”、“骆驼书屋所藏”印。

年前从书肆得此《玉连环传奇》一部，印本不佳。但遍查各家书目及近人戏曲史等著作，皆未有著录。偶于周启明兄随笔文中引有明清时人刘继庄所著之《广阳杂记》卷三有云：“亦舟以优觴欸予。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歎，丑拙至不可忍。如唱红为横，公为庚，东为登，通为疼之类。又皆作北音，收口、开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滞衡阳，几乎不辨一字。余向极苦观剧，今值此酷暑如炎，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极诚且敬，必不能不终席，此生平之一劫也”云云。考刘子生于戊子，卒于乙亥（康熙三十四）年，由此约略可以推定此书作者素仙朱女士及此部传奇在清初已经盛行于民间矣。暇尝翻阅一过，通篇确皆为吴语，剧中背景亦悉在吴中一带，情节结构皆极生动严密，诚为闺阁之奇才，写剧之能手。惜不知作者尚有其他著作，何以不见曲谱等之著录，当一询海内外之通人焉。

时在廿六年九月八日之北平

祖正

3.澹鞠轩诗初稿，张缙英撰，清道光间刻本，题词处钤“骆驼书屋所藏”朱印。

阳湖张纶英婉紉女史《绿槐书屋诗稿》四卷，余于廿一年春日得之，后检查书目知尚有张缙英孟缙女史之《澹鞠轩初稿》，本为合刻之二书，而余仅得其一也。今春复得此集于不意中，喜出望外。同时于厂肆获孟缙女史手题韵香书室图七绝二首真迹，更觉若有暗助者。在近人笔记中发见关于婉紉女史之书法一则，已录入《绿槐书屋诗稿》卷尾矣。

廿三年六月三日 祖正志

瑶台人去太匆匆，潘岳多情属赋工。刊罢遗稿写遗照，残香馀韵尽春风。绣阁争传女史诗，曾从卷尾读君词。图中喜识芙蓉面，雾髻风鬟绝世姿。韵香书屋不知谁氏，所得残卷有题而无图。同日

祖正又志

4.韵香阁诗集，清孔祥淑撰，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韵香阁诗草》在距今二年前书肆有送来精钞本者，其时疑无刻本，索价四十元，亦拟稍与折冲，冀能入手。稍加迟疑，未及购成。今春获此贱值之刻本，喜跃何如？固志其缘遇如此。

祖正志

一九三四 六月三日

①启明：即周作人。

5.虔共室遗集,清曾彦撰,光绪十七年刻本。钤“骆驼书屋所藏”、“昆山徐氏”、“闺阁丛珍”朱印。(图二)

华阳曾季硕女史另有《桐凤集》,亦其所著五言诗及杂言诗等,刊于光绪十有五年,有王闾运序首。此集刊于光绪十有七年,为时非遥,何以曲园居士序中无一言提及,虽曰遗集,但似乎不知道其身前尚有刊集者,不能无怪焉。此集与《桐凤集》皆于春间得诸书肆,因补志于此集之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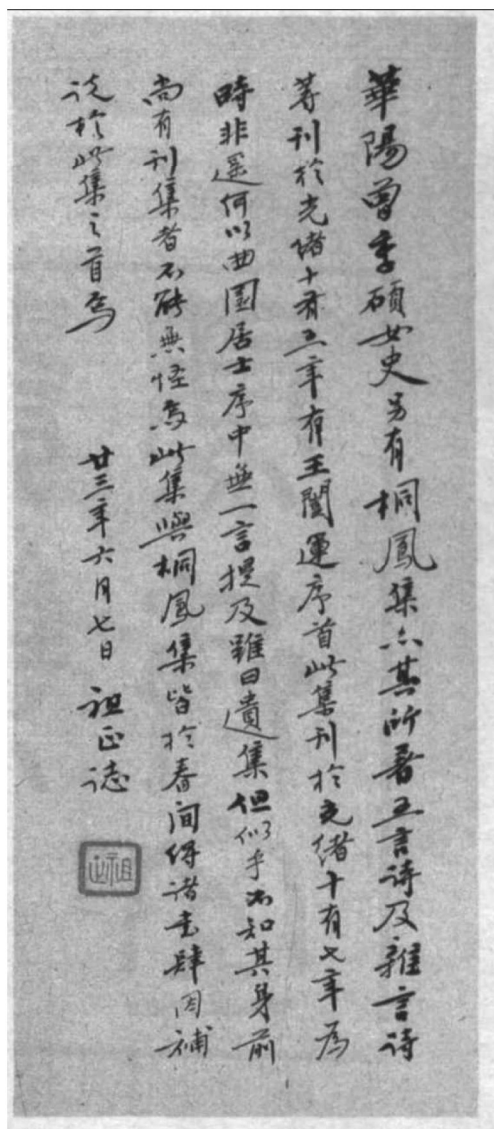
廿三年六月七日 祖正志

6.红萼轩词牌,清孔传铎辑,清刻本。

《红萼轩词牌》购置已数年前事矣。比来翻阅,与目录校勘,似有错简短少之处,但仔细案索目录,缺短长调三、长调四两页,至词牌数目一百二十并无短缺,差为慰俸矣。

甲申元月 祖正志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图二